

黨團組織仍由政治家族大企業控制

本報訊：競逐第20屆國會席位的156個黨團組織是否真正代表弱勢及未受充分代表的群體？一項最新研究顯示，大多數並非如此。

選舉監察組織「反舞弊聯盟」（Kontra Daya）調查了參與2025年中期選舉的各個黨團組織的被提名者背景，發現超過一半（55.13%）黨團組織與政治家族、大型企業、警察與軍方、貪污案件或「可疑」的倡議活動有關。

這意味著，選票上的黨團組織中，至少每兩個就有一個可能並非真正來自其聲稱代表或倡導的群體。

政治家族。在被標記的86個黨團組織中，40個與政治家族有關，換言之，大約三成的黨團組織，其獲提名者來自政治家族。其中包括：

4Ps Party-list——少數黨領袖利描南（Marcelino Libanan）的子女

FPJ Panday Bayanihan——參議員格麗絲·傅（Grace Poe）的丈夫與兒子

ACT-CIS——參議員拉菲·杜弗（Raffy Tulfo）的妻子及姻親

Tingog Sinirangan——眾議長羅麻地斯（Martin Romualdez）的妻子與兒子

在2022年全國大選中，ACT-CIS、4Ps和Tingog是得票最高的五個黨團組織的其中三

個，分別獲得兩至三個眾議院席位。

儘管這些團體與政治家族有聯繫，但它們仍聲稱致力於推動不同的議題，例如ACT-CIS倡導預防罪案和反叛亂，4Ps關注消滅貧困，而Tingog則主張區域代表性。

另一方面，FPJ Panday Bayanihan是黨團組織競選中的新成員，宣稱推動菲律賓人的公民團結及社區服務。

「反舞弊聯盟」召集人阿勞（Danilo Arao）向《菲星報》表示，該研究依據學術界對政治家族的定義，即「家族成員同時擔任民選或委任職位」。

他補充說：「這與本·杜弗（Ben Tulfo）聲稱的『地盤勢力絕對必要』的說法相矛盾，事實上，關鍵在於權力與影響力，而非地盤。」

大企業。在與大企業有聯繫的86個黨團組織中，有25個的獲提名者擔任一家或多家企業的高層職位。

例如，IPACMAN聲稱代表弱勢及流離失所的群體，並專注於體育發展。然而，其多個獲提名人卻在Globalport 900 Inc.擔任董事，該公司主要負責開發及管理全國港口設施。

同樣地，TGP自稱代表青年及城市貧困群體，但其獲提名人卻擔任Teravera Corp.（建築公司）及EuroTV Philippines（媒體公

司）的首席執行官。

這兩個黨團組織目前均在眾議院擁有代表，因為它們是2022年選舉中獲得席位的56個黨團組織之二。

此外，即將參選的18個黨團組織，其獲提名人具有警察或軍方背景，包括杜特地青年（Duterte Youth）、小馬總統（PBBM）及巡邏（Patrol）黨團組織。

涉及貪污。雖然僅有7個黨團組織的獲提名人名人涉及貪污、瀆職或貪污案，但選舉監察機構警告，這仍是一個重大警訊。

例如，Gilas的第二獲提名人馬格諾（Junn Magno），曾擔任菲國家鐵路總經理。2019年，總統反腐敗委員會就涉嫌非法使用5090萬披索資金的嚴重不當行為而對他提起訴訟。

可疑的倡議。總共有11個黨團組織因「可疑的倡議」而被標記，阿勞形容，這些黨團組織的使命與其獲提名人或過往行動並不相符。

研究還發現，一些黨團組織同時涉及多項問題，例如不僅與政治家族有關，還與大企業有聯繫，甚至有成員涉及貪污案件。

阿勞將這種情況歸因於「缺乏對獲提名人的審查機制」，他指出，在部分團體的資格受到質疑的同時，仍有一些真正的弱勢團體被取消參選資格。

黨團組織制度的起源

黨團組織制度成立於1987年憲法，規定眾議院的20%席位必須由黨團組織的代表擔任。

根據法律，這些黨團組織應代表勞工、農民、城市貧困人口、原住民、女性及青年等弱勢和未受充分代表的群體。

這項規定在《1995年黨團組織法》或第7941號共和國法中進一步詳述，其第一條規定，黨團組織應來自「弱勢及未受充分代表的群體」，特別是那些「缺乏明確政治選區的群體」。

在第20屆國會選舉中，眾議院有317個席位，其中約63個席位將分配給黨團組織。

為獲得席位，黨團組織必須獲得總票數的至少2%，所有達標的黨團組織將按得票率排序，並可獲得最多三個席位，具體席位數量依剩餘席位数而定。

例如，如果只有60個黨團組織獲得2%以上的選票，剩下的三個席位將分配給排名前三的黨團組織，其餘每個黨團組織各獲得兩個席位。

菲律賓選民可在眾議員選舉中投下兩票：一票給選區代表，另一票給黨團組織。

根據菲律賓調查新聞中心的報告，在現屆國會中，54個黨團組織中有36個（三分之二）與政治家族有關。

司法部：

控案讓莎拉有機會自證清白

本報訊：司法部發言人克拉瓦諾（Mico Clavano）週四表示，國調局對副總統莎拉·杜特地提出的控告，是她澄清自身立場的機會。

當被問及司法部是否預期杜特地會在案件進入初步調查階段時出面應對時，克拉瓦諾作出上述回應。

他在接受採訪時說：「這是她的權利，她可以提交反駁宣誓書及其辯護內容。因此，我們希望她能夠善用這個機會，為自己澄清。」

2月12日，國調局建議控告杜特地「鼓吹煽動叛亂」及「嚴重威脅」。

此舉與她早前的言論有關——她曾揚言，若針對她的陰謀得逞，她已吩咐刺殺總統小馬科斯、第一夫人麗莎·亞蘭禮杏（Liza Araneta）及眾議長羅麻地斯（Martin Romualdez）。

克拉瓦諾表示，檢察官仍在評估是否將案件退回國調局，以進一步蒐集證據，或是直接進入初步調查程序。

他表示：「我們需要評估案件，確保能夠全面審視國調局提交的所有證據。」

據他說，檢察官尋求的是「表面證據確鑿」且有「合理定罪可能性」的案件，同時也會檢查相關紀錄是否完整，或是否存在錯誤。

克拉瓦諾表示，評估結果可能會在「數日內」公佈。

他說：「評估階段通常不會拖太久，因此我們應該能在幾天內得知案件是會被建議進行初步調查，還是需要進一步補強證據。」

菲爭取與美國達成關鍵礦產協議

本報訊：菲律賓認為與美國達成一份特定領域的貿易協定，比簽署一份完整的自由貿易協定的機會更大，因此將在特朗普2.0執政期間積極推動一項關鍵礦產協議。

美國駐菲律賓大使羅麻地斯（Jose Manuel Romualdez）於2月11日在美國菲律賓協會（USPS）新聞發佈會上表示，菲律賓有機會恢復與美國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這些談判曾在特朗普總統第一個任期內進行。

羅麻地斯說：「我相信我們有很大的機會能夠做成功，但我認為這必須是行業性的，不能是整個——整個自由貿易協定。」

根據他最近與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的對話，羅斯建議他尋求行業類型的自由貿易協定。

羅麻地斯表示，菲律賓可以從與美國達成關鍵的礦產協議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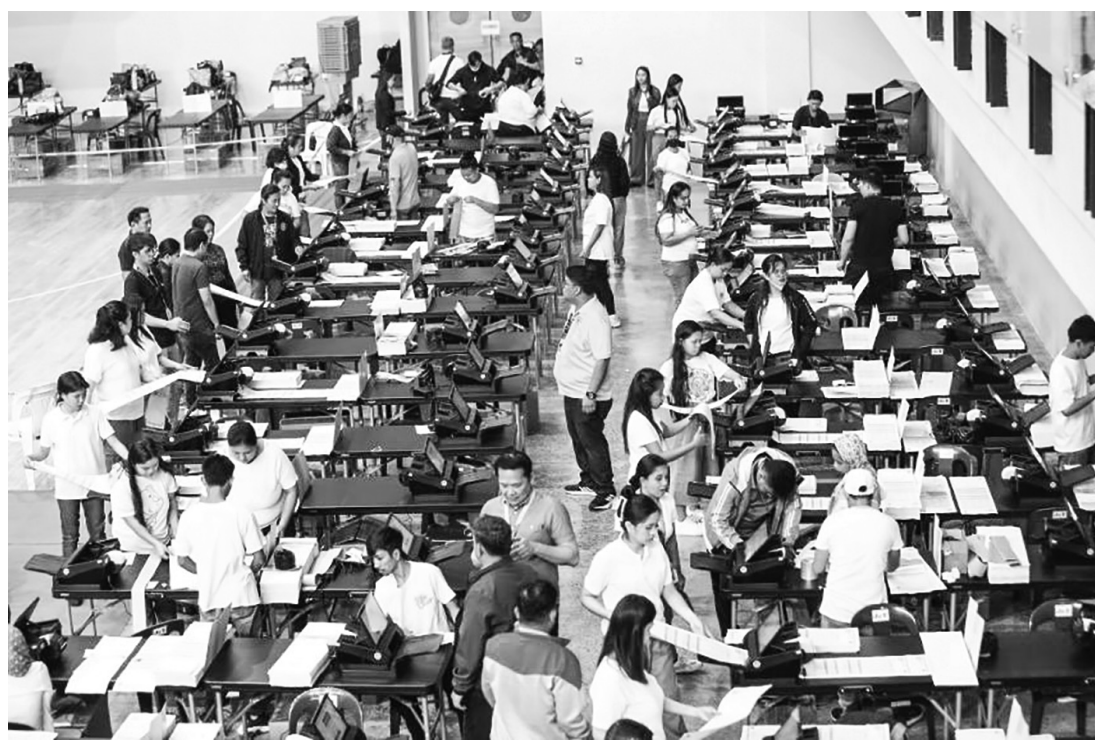
他說：「即使在拜登政府執政期間，我們一直在推動與美國達成關鍵礦產協議，這次我們將更加積極地推動，因為這對美國和菲律賓來說都將是互利的。」

他表示，關鍵礦產對菲律賓來說很重要，菲律賓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如鎳。另一方面，美國需要鎳來製造電動汽車電池。羅麻地斯表示，通過與美國達成關鍵礦物加工協議，若能在菲律賓本地加工，菲國可為其鎳礦爭取到更佳價格。

羅麻地斯說：「我認為人們應該意識到，菲律賓實際上擁有世界上品質最好的礦產。在世界上，我們位居第二或第三位，擁有所謂的極具價值的礦物類型，品位極高。我們擁有這些礦產，應該利用它們作為籌碼，以爭取到更好的價格。」

他還指出，半導體行業是菲律賓可以與美國合作的領域之一，因為特朗普正推動將半導體製造業帶回美國本土。

羅麻地斯說：「我們是美國認定的七個可信賴盟友之一。因此，我們可以成為部分從中國遷出並移回美國或可信賴盟友的半導體產業的接收國。」



2月13日，在計順市的阿莫蘭托體育中心，選舉署的核查人員檢查5月12日全國和地方選舉的打印選票。選舉署長喬治·加西亞說，由於國家印刷局的空間不夠，他們向當地政府借了一個場地。

菲美軍事「合奏」：攪局者背後的地緣政治迷思

丁鐸

近日菲律賓拉攏域外國家在南海製造不穩定因素，先是「聯合空中巡邏」，後是「多邊海上合作活動」，這些以「落實安全承諾」和「維護規則秩序」為名的軍事「合奏」，恰似一場精心編排的巡遊表演——馬尼拉反覆挑動的危險火星，閃爍其中。

菲美在南海的「同盟力量展示」是圍繞所謂「安全議題」作秀的造勢工程，背後有著特定的象徵意義。首先是表明菲美安全同盟關係依舊牢固，美國對菲律賓的「安全承諾」要通過海上聯合行動來實現「可視化」，而不會僅僅停留在菲外長和美國務卿的「電話線」上。其次是向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表明，雙邊和小多邊的軍事安全合作沒有停擺。在某種程度上，菲美等在南海的聯合巡邏已經變成了域外大國展示其盟伴信譽的「移動廣告牌」。在海上挑釁生事的同時，菲律賓依然不忘頻繁炒作「中國威脅論」，這種政治操弄的意圖再明顯不過。從菲司法部妄稱要推動新的南海國際仲裁，到菲國防部無端指責中國軍艦過航巴西蘭海峽，再到菲國家調查局煽動所謂「中國間諜」威脅，有關言論絕不是基於事實的安全

關切，而是配合菲國內政治議程的議題工具。馬尼拉某智庫人士向筆者透露：「真正的安全絕不是靠拉攏域外力量而獲得的，當前菲律賓政壇上的安全議題討論已經變成了選舉季的固定節目。」從雙邊空中巡邏到聯合海上巡邏，精心選擇的航拍畫面和秘而不宣的航行線路，與其說是針對中國的軍事威懾，不如說是菲律賓為炒熱安全議題而為輿論量身定製的「政治行為藝術」。事後菲美在其「道貌岸然」的聲明措辭中刻意用「西菲律賓海」替代國際通行的「南海」稱謂，這不僅是地理概念的偷換，更是近年來在認知領域的「溫水煮蛙」。這種話語建構策略，與2016年南海仲裁案「法律包裝」的操作如出一轍——就像把中國南沙群島在法理地位上肢解為一個個單獨的島礁，把南沙群島的島、礁、灘、沙稱作「海洋地物」，把重疊海域表述為「菲律賓專屬經濟區」，系統性地「話語改造」實質是妄圖在國際輿論場上構建「合法性存在」的心理暗示。凡此種種，菲律賓從中看得到美國及其盟友政治和外交上的支持，自認為有了更多底氣。但從中國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談話可以

明顯感覺到，解放軍對任何攪局南海的小動作都瞭如指掌，不會放任菲律賓在南海胡作非為，視情會採取相應的針對性措施。中國海空軍和海警在農曆新年期間在南海保持著戰備巡邏和維權執法，這種「節日不撤防」的姿態本身就是最生動的外交語言。與某些國家的威懾邏輯不同，中國海上力量在關鍵島礁、重點海域的常態化存在，更像是圍棋中的「本手」——不追求戲劇性效果，但通過日復一日的合法維權累積戰略勢能，現在南海的博弈已進入「馬拉松模式」，比的是戰略耐心與綜合實力。

當菲美主導的雙邊聯合巡邏變成「軍事嘉年華」，當馬科把把「堤壘」系統在菲律賓的存留和南海問題相掛鉤，真正的危險已經不在於導彈的射程有多遠，而在於政策理性的射程正迅速縮短。毫無疑問，菲美軍事冒險舉動會導致各方誤解誤判、發生擦槍走火的風險升高，這也再次印證菲律賓和域外力量才是破壞南海和平穩定、挑動地區對抗的肇事者和攪局者。

（作者為中國南海研究院區域國別研究所所長）

專家指菲戰機在南海巡邏 保護不了美國B1-B轟炸機

本報訊：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2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部戰區空軍位黃岩島空域進行例行巡邏。其間，菲律賓拉攏域外國家組織所謂「聯合巡邏」，蓄意破壞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戰區空軍部隊持續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任何攪局南海的軍事活動盡在掌握。

這裡指的是菲律賓和美空軍在南海爭議海域進行為期一天的巡邏。菲律賓空軍發言人瑪麗亞·孔蘇埃洛·卡斯蒂略表示，此次演習動用了兩架菲律賓FA-50戰鬥機和兩架美國B1-B轟炸機，其中有的還飛到了中國空軍巡邏區的上空。

軍事分析家、俄羅斯國立高等經濟大學歐洲和國際問題綜合研究中心主任、俄羅斯外交部所屬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國際問題研究所首席研究員瓦西里·卡申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表示，菲律賓使用FA-50戰鬥機不過是一種心理戰。

瓦西里·卡申專家說：「FA-50是韓國製造的輕型多用途戰鬥機。甚至很難將它視為一款成熟的戰鬥機。這是貧窮國家做出的選擇。它對付空中目標的能力有限。菲律賓空軍目前沒有其他戰鬥機。FA-50根本無法與

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或海軍飛機作戰。它將無法完全保護美國B1-B轟炸機免受中國空軍的攻擊。在假設的衝突中，中國的任何一款現代戰鬥機都可能相當輕鬆、迅速地摧毀B1-B。這些戰鬥機出現在巡邏區更多的是一種心理戰舉措，因為菲律賓弱小的飛機無法與中國擁有的大型第四代戰鬥機相比。」

瓦西里·卡申專家同時指出，一旦南海發生潛在武裝衝突，美國實際上可能會使用B1-B轟炸機。

瓦西里·卡申專家接著說：「這些轟炸機今天雖然不再發揮核威懾作用，但它們並沒有停止作為核武器的攜帶者。B1-B用作巡邏導彈的運載器，包括先進的反艦導彈。它們具有打擊海上目標的能力，並用於監視海上情況。這些轟炸機配備有攜帶美國新型AGM 158C遠程反艦導彈。這是一種相當先進的機射重反艦導彈，射程為370公里。對於美國人來說，這是海上戰爭的武器之一。B1-B轟炸機的存在為此次演習增添了意義和規模。這不僅僅是一次展示存在感的行動。美國已經表明，它隨時準備吸引能夠影響該地區局勢的強大力量。」

廣西民族大學東盟研究中心研究員葛紅

亮在接受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採訪時指出，菲律賓和美國在南海的巡邏反映了兩國防務合作將進一步加強的趨勢。

葛紅亮專家說：「特朗普於2025年1月剛剛就職，若要在較短的時間內評估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尤其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相關政策可能還有些困難，有待於進一步的觀察。不過目前我們可以看出的是，特朗普就職至今，美菲有關高級官員在談及雙邊關係時都呈現出一種比較積極的姿態，而這正是特朗普2.0時期有別於1.0時期的一點，畢竟在上一任期，杜特爾特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之間的互動並不是非常積極。但即便如此，特朗普1.0時期美菲軍方之間依然展開了積極的合作，兩國防務關係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還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小馬科上台後，特別是自2023年以來，美菲關係更是持續深化。無論是菲律賓向美軍開放軍事基地、美國在菲律賓部署中程導彈，還是以美國為首打造美日菲等多個地區小多邊框架，種種跡象均表明，美菲關係在進一步加強。在此情況下，特朗普上台後美菲在南海地區首次聯合軍事活動的背後，仍然反映出美菲防務合作有繼續深化的趨勢。」